

文會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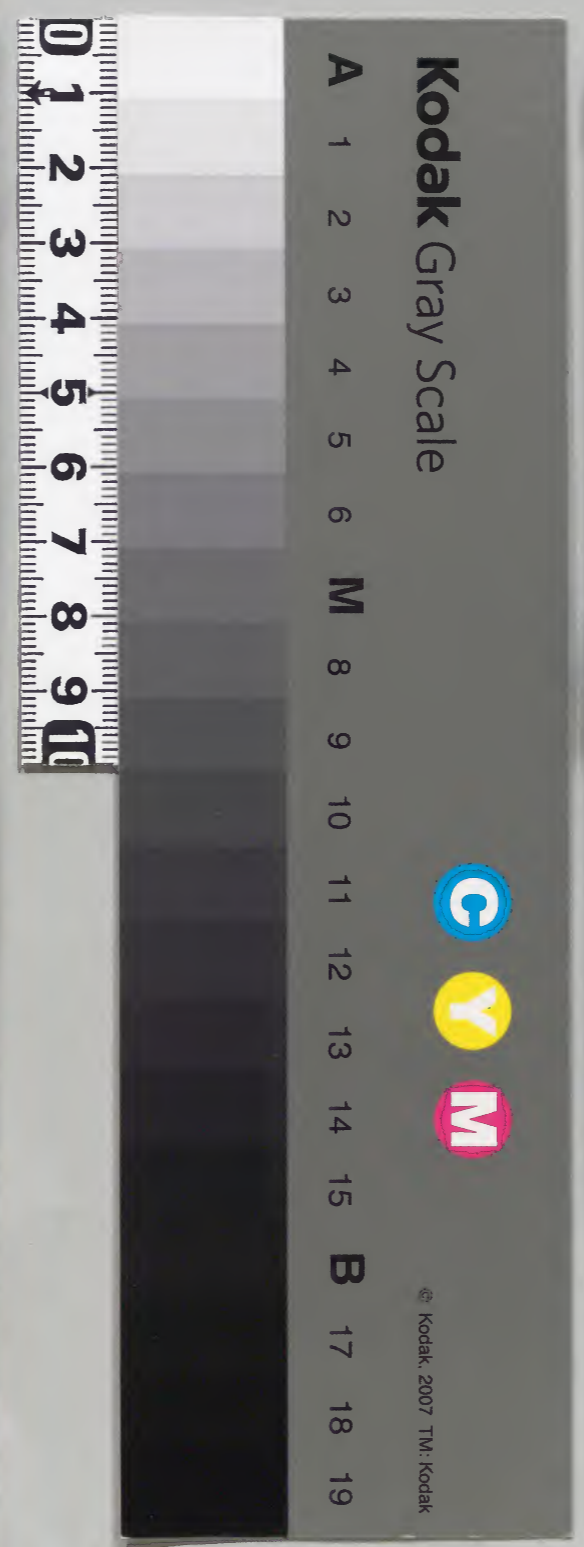
四之三

番外書冊

子

庫	文	閣	内
函架	二三四	二二三	二二八三
	冊	冊	號
			和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3
冊數	23 (10)
函號	190 318



文會筆錄四之三

淺草文庫

潘端叔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
端竊謂顏閔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
才顏閔四子非無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
學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
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夏
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才有
不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進退之
教者之事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

卷四

文會筆錄四

八十六

之事也。今程先生曰：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是學有多歧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恐記者之誤耳。曰：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爲辭說曲加尊奉也。

文集

○答連嵩卿書曰：易箒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

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文集

○答潘恭叔書曰：侃侃只是比之閭閻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文集

○潘恭叔問師過商不及云云曰：楊墨之說恐未

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

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文集策問亦發之

○趙恭父問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

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

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

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更思之

文集

○趙恭父問論篤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

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

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文集

○語類盜賊部曰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

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

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

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太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

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

之乃陸崇也及范汝為作亂崇人其黨見矯情

飾貌之難信也

○張敬夫論語說曰不可則止有不合於正理

則從而止之

張子語如此說先生議之見語類

先生曰按經文

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

嘉謂當作後

篇論

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爲此說穿鑿費
力而不成文理竊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
意頗異如此也集文嘉按孟子蚺鼃小註慶源輔
氏曰距心有官守蚺鼃有言責鼃雖未自以爲
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此而止
不聞其能去也鼃賢於距心矣萬章問友小註
朱氏公遷曰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里仁篇
子游集註君曰去友曰止去與止當有辨宜詳
之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
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
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
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
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語類九十三

真氏曰道者正理也太臣以正理事君君之
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
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
非愛君之意乎此所以爲愛君也君臣之交蓋

以義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狗
利之意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籠絡之也君
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能以道爲去就
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
適道
○答陳明仲書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
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
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
口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

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
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
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
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文集
○石子重問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天機自動不知其所以然曰問人
詳記曾指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
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
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

曾哲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文集

○答歐陽希遜書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皆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文集嚴時亨問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云云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

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同上

○語類問說濬雕開章云云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云云先生又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濬雕開與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齋便須要常常

如齋而今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百十六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上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

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百十七

○答曾擇之書曰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兩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又曰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以集注

爲主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亦親切
又曰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濼雕開有經綸
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
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
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
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
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
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
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文集

答廖子晦書曰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
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
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
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
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
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
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
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見於外書可并檢看然
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
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

漪水波也水文也
於空切

却以顏子為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

先生所謂心要弘故文要密察亦謂此也文集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

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

入在集注中舞雩後語類

○文集曾點詩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

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輕一作和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

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

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

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已復

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

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

要如何做語類人須會問始得聖門顏子也是

會問他問仁曰克已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

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已如何謂之

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
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
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
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
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訛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
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
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
人相拗底說話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

拗於巧切上書手拉折也
於教切去也拗振回相連也

○語類六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
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
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
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
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如知福州是一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爲
九州安撫使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
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
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

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
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
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
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
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
箇道理今但問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
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
曰是嘉謂溫和冲粹之氣程子所謂
顏子春生和風慶雲者是也
○克己復禮朱子文集語類有做兩項說有做

一項說兩項說為平實一項說為通快集註為
兩項便是本文正意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
禮處便是復禮讀書錄九此說得正意

○語類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又曰
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
○克己之已訓私也私欲之謂由己之已訓我也對人
而字同而訓異集註明焉

○集註非禮者已之私已由已之已私克已之已

○集註已謂身之私欲也小註先生答已私有

三之問之說好看胡氏之說亦好

○程子曰太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

道難遺書近思克已類夬九五可并見

○文集答李元翰書曰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已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

○語類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

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

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已私便是天理克已

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已復禮是工夫

所以到那地頭底

○語類八十三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

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

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已復

禮仁也克已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嘉謂加為

字未子

意數

○語類二十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已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已復禮就心上說此條為仁與朱註合

○語類二十二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已復禮為仁不曾說知覺底意此條為仁亦與朱註合

○蒙引曰克已復禮為仁言克已復禮此所以

全其本心之德也如此說方與註合而本文兩箇為仁字都一般不然則註所解之為仁乃為仁由已之為仁矣存疑曰克已復禮為仁言克已復禮所以為仁也為仁猶孝弟為仁之本之為字故註曰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事皆天理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不是解本文為仁是申上文所以全其心之德意蔡氏林氏說得是也集註故為仁者

○語類問克已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

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子路為仁命又曰克已復

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語類

十八日謂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

同此克已復禮為仁與朱註不合

○語類六十三云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

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已復禮為仁之為此

已復禮為仁亦與朱註不合

○少註朱說第二條是語類答林安卿問者所

謂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云者克已十分盡頭

處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亦此處

○集註非禮者己之私也與前已謂身之私欲

也貫來解之乃謂身之非禮不指外之非禮也

若曰謂邪色惡聲則勿視聽與勿言動語意離

矣感興詩顏生躬四勿謂身勿非禮中庸齋明

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亦此意讀書錄七

目動兼視聽言三者中庸蒙引曰非禮不動此

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

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嘉謂先生常釋勿字只曰禁止之辭此章特曰是

虛齋說得正意敬軒之說非正意

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不可
尋常看語類曰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爲耳即
是人心之所以爲主之意

○語類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

盡退此旗一麾而立而三軍工夫只在勿字上謂常

之猶立也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見非禮

此旗也纔禁止便克已指外之非禮纔禁止便克已來謂覺

○文集答周舜弼書曰克已別無巧法譬如孤
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

哉

○勝私功夫也私勝効驗也猶言格物物格也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

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

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

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

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

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

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

子克已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
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
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
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
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
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
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
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
不說克已復禮語類百
二十

○文集答陳明仲書曰克已之目不及息所論
大槩得之然有未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
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
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
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
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
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
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
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四箴精確縝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
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內安誠
存而斯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是固
未嘗遽以禮仁為不異而亦未嘗以為有待於
他求學者心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或問
○答楊子直書曰四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
乃覺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
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文集
○由乎中而應乎外中心外耳目口體

孟子

卷之四

四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
一句好看類○文集答潘叔昌書學者先須
身於法度規矩之中云云可見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
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
在內語類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小註輔氏說不是不問
遇不當視者之與不遇只開眼處即操如此看
為端的葉氏目者一身之昭鑒云云說得好小
學句讀之說亦好

孟子

卷之四

四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讀書錄九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

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

而動者皆是也此說得之但可好二字去之可也

○語類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

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

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

嘉謂憲之制制伏而已朱子辨之明矣

○小註許氏使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者

失矣胡氏非禮云云大失之蓋非禮勿視則仁

矣誠則其熟者耳仁通上下誠則聖也

○知誘物化樂記

○小學末疏以知止閑邪二句為先覺之事而

非禮勿聽一句學者宜效此而非禮勿聽云云

非也都是先覺之事也閑邪存誠之外更無非

禮勿聽之功夫只以本文掛著於此耳視箴克

重加草
卷之四

已復禮亦然此程子立文之意

○周語曰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又曰民

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

○繫辭曰乾其辭也專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惟口興戎出好大禹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緇衣

○雲峰之說是矣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小學章句曰若孔子所

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

○蒙引曰非法不道一句只替非禮勿言一句

用仄韻為協耳欽哉訓辭指非禮勿言也

○幾微之義豫六二程傳言之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程子嘗言人心人欲道

心天理見遺書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聲色臭

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

裕音豫饒也寬也
六谷也又有也

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
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於危
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說道
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兩箇心人只有一箇
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
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雖
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語類七十八○
有病是王舜意云
有兩箇心此語
爾更有說見下

○答何叔京書曰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

氏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
錄皇有未然者更告指喻文集

○問張敬夫書曰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
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
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
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
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
豪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
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

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入心而識道心也故
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為後人也可謂切
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效序云棧近思却與來
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
不識只為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文集問張敬夫書曰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
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
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
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
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

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
否上同答張敬夫書曰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
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
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
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
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
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
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入則有妄顏
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

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
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
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
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
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
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
至之理耳同上
○答吳晦叔書同之而注去前
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
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嘉謂前書云
者問敬夫書中語則此答敬夫書誤為答晦叔
書所誤書不可不察也

○答黃子耕書曰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
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
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
是道心也文集○此所謂
純是道心者也

○退溪集答趙士敬別紙云人心為私欲程門
只作如此看朱子初間亦從之其說見於大全
書答何叔京等書者可考其以為非私欲乃晚
年定論附註兼取前後說故耳朱書節要註曰
所論人心私欲與今中庸序說不同所以收此

欲見先生入道本末嘉謂中庸序以舜意論之
答敬夫書明程子之意李氏以前後本末言之
失考者也
○語類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
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
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此說非也克
念著力底誠則自然也
○習與性成新安之說是覺軒之說非徽菴胡

亂道了

○語類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
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
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
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
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
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
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
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
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爲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
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
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
便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
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
意思都說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
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

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
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
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
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
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
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
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嘉謂去已私
無非禮云云
最緊切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云云此說
非本文之意然亦要須會此意古人云云非平

雜記

文會集卷四

禮

素之養如此未
由得四勿也已

○石子重以書問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
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
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
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
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答書曰不聽與
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
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文集○此答
書之說本文
之意

○克己詩云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
端秣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文集

○語類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
仁曰存得心之本體

○程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遺書

○復禮則敬在其中為仁則恕不消言天下歸
仁則邦家無怨可從而知是功夫效驗雖大小
不同而冉與顏共焉至克己則獨顏子有之朱

予曰陸氏云云見象山集象山不知克己之最

高者亦看本文不精之誤也

○李守約問自古皆有死集注云無信則雖生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恐語有未瑩曰安字

極有味更宜玩之文集

○魯語曰貪無藝注藝極也

○范伯崇問衛君待子而為政曰熹嘗問先生

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所

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

縛他不任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

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

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

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

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
文定說見哀二

年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

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問無可論若有

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

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

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說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翼鍾為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

情則尤不奸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天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

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不審伯崇以為如何文集

○李守約問衛君待子而為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已以聽之也曰胡氏之言乃聖人太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聵為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

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文集

○吳伯豐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為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

窺測者文集

○答程珙書曰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為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文集

○答楊子順書曰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

捐音眷福急也
又才不足而守
有餘也

猜音菜測也疑也
恨也又懼也

須論也

至於書中所說則猜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為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日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文集

○答歐陽希遜書曰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爲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爲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之端仁入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心之類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文集

○原憲仲弓皆能制賊而冉使無所容憲使不得行其高下淺深亦可見

○文集潘恭叔問友恭竊謂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云云嘉謂此問末此論甚善云云先生之答語也誤混書之

○吳伯豐問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

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曰此說甚善然聖人
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文集

○陳成子弑簡公上告天王一義也先發後聞

亦一義也集註載程子胡氏之說兩義備焉或

問亦詳矣仲尼此舉黃氏日抄蔡氏蒙引之議

楊氏丹鉛錄之論皆非也

○為已為人先生訓陳芝甚詳見語類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

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

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

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

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語類

○此兩句衛風今在邶風邶鄘衛

○張敬夫論語說曰脩己以敬敬有淺深敬之

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

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

並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

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

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文集

○敗常亂俗君陳

○語類問明白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張敬夫論語說曰予一以貫之此亦子貢初

年事既曰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善也

○文集由知德者鮮章圈外之說蓋依史記家莊子

○由知德者鮮章圈外之說蓋依史記家莊子

○而高而高

○劉韜仲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

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曰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續集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殺身成仁章說云是果

如何氣象方見端的續集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殺身成仁章說云是果

如何氣象方見端的續集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殺身成仁章說云是果

如何氣象方見端的續集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殺身成仁章說云是果

如何氣象方見端的續集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殺身成仁章說云是果

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為而為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文集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妄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卿

云若如此則是經德不固所以于祿已

○語類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語類

○聖門之中得其傳者惟顏子顏子之問夫子之答有二項一則問為仁一則問為邦須知得那箇是先那箇是後也須從克己復禮上做來方可及為邦之事這事最分曉可見語類百二十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

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語類

百三十五

○王佐禮前漢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

王佐之材後漢王允傳郭林宗見允奇之曰王生一月千里王佐才也

○左傳曰賤有等威注謂威儀有等差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

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語類百二十二

○答路德章書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

編衣小世又編小陔
陋也又激也

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

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

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

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

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文集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

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

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語類按程

卷之四

文淵閣

卷之四

氏遺書曰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張氏理窟
論浩氣曰義者克己也語類浩然章曰義便是
直周子部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
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
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
能仁又曰如那克處便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
那禁止處便是義仁義禮智等名義部問義者
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
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正淳言性
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統也恭而無禮
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
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
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為然而不說得是為
○子貢問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此只是就子貢身上與他一箇恕
字若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煞有事件如何將一
箇字包括得盡

語類百
十九

○劉韜仲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
首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爲監司
則不敢按臧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
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
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
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
未知是否曰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

已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
請更推之續集嘉謂此義大學或問推言之

○答呂伯恭書曰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
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
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
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
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
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
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

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
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
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
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
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
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
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
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
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

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
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
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
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
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
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
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
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

懋莫候切音茂
美也又勉也

文會華錄
卷四
困學

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爲憂
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爲愁則予將取以輔吾仁
焉文集年譜孝宗隆興二年甲申朱子三十五歲正月之
延平哭李先生困學恐聞編成此書當是成於此年及次年春
○文集困學二首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
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
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
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嘉按安心達磨授二祖
見傳先生未見延平之時參禪太慧嗣關善道
燈錄

謙此前詩悔之作者也

○劉韜仲問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
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
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
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
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
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
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
否曰得之續集

○仲尼欲無言雖為學者發之亦希天之意可見先生感興末章希聖之意尤切

○語類一問古者取火四時不同不知所取之木既別則火亦異否曰是如此

○語類一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答陳明仲書曰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焉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為哉文集

○劉韜仲問宰我遊聖人之門云云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續集

○劉韜仲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

韻類同古暗切相
章頁二水合流即
其如立懸又音頁

流俗眾必群嘲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
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
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續集
○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
見他事實語類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
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
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
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嘉謂適然之論
延平答問詳矣
○答嚴時亭書曰韻州所判語解乃是鄭彝舉

侍郎者名汝中間略看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
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
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
之初無面縛啣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
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為微
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為無所據矣
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
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
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文集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殷有三仁章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為仁前已論之文集

○答李時可書曰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文集

○董叔重之問甚審見文集

○李堯卿問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曰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只是一事之仁文集

○至誠惻怛即是愛之理心之德不拂之而全之即是得其本心者也要須認此意不可論其行事之難易先後故集註不言之語類云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此言最為親切微子蔡傳云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

拂符勿切反也

通音情安也又謀也
理也一審也思也

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九峯此安字從夷齊集註來者也

○殷周本紀比干箕子殷紀先微子周紀似後之宋世家箕子比干而微子之亡去先後記之蓋不可得而考矣蒙引曰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此說可也然以事理度之云云未知其可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也亦何蔡氏此說皆小註饒氏之說也

○輔氏不啻乎愛之理云云支離矣馮氏之說於此乎為贅矣胡氏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之云豈有非至誠之惻怛哉亦豈有惻怛而非至誠者哉此不真認得惻怛之意而妄言之耳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子每常舉此語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稱之尤聖賢親切之訓也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

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
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學又曰易學後來曾
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外書語類曰子夏學煞
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問處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
處可見四十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
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
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同上子貢俊敏
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

想大故長進九十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

毅同上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

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

杜鵑聲嘉謂此先生在同安時之事見語類

○答程允夫書曰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為

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

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

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

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太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

文集

○君子在謹獨或問之論語類之說詳矣雙峰小子未能謹獨之語雲峰恐誤後學是也新安為饒解之然饒語終有礙

○石子重問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曰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

文集

○薛敬軒云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灑掃應對亦然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讀書錄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

故程子作字時甚敬曰只此是學上同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太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讀書錄二

○讀書錄一曰余讀集釋洒掃應對條下載朱子語錄曰洒掃應對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亦有形而上者竊疑此語或記者之誤蓋精義入神謂精究事物之理入於神妙是即形而上者也若謂精義入神以上又有形而上者則精義

入神為何物耶嘉按集釋所載大全亦收之此語類答亞夫問者如此說猶有數條皆不可誤矣程子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一作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洒掃應對小學之一事粗也精義入神

大學之事精也雖事有精粗而一理以貫通之則道無精粗也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者理也事上即有理學之義疑之哉或問之說亦詳矣義也神也形而上之道也精而入之大學之事形而下之器也

語類曰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

處也文集答江元適書曰精義入神正與利用
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
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
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
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
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
語類百十三曰所謂精義入神不過要思索令
精之又精則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即
此便是非此外別有入神處也

讀書續錄八曰
精義入神是致

知明善之事於天下之理知之極其明致用是
力行之事於天下之理行之無不至此說得之
○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
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語類嘉謂所
以然者理也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蓋程子謹
獨之意曰若之間恐有脫文

○程允夫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
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
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

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曰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處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

消盡也減也減也
哀也退也釋也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某也嘗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譬如看屋須看那房室間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牆壁粉飾如喫荔枝須

抹音妹模也

喫那肉不喫那皮公而今却是剥了那肉却喫
那皮核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
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
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着那裏面嘗看上蔡論語
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
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
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如
射箭其初方上垛後來又要中帖少間又要中
第一暈又要中第二暈後又要到紅心公而今

只在垛之左右或上或下却不要中的恁地不
濟事須是子細看看得這一般熟後事事書都
好看便是七言雜字也有道理未看得時正要
去緊要處鑽少間透徹則無書不可讀而今人
不去理會底固是不足說去理會底又不知尋
緊要處也都討頭不著

語類百
二十

文會筆錄四之三終

文會筆錄四卷三

那皮... 是以... 家之... 便是... 聖人之...

不夫... 會... 國... 不... 夫... 誰... 會... 亦... 不... 味...

法... 國... 無... 不... 而... 今...

我... 者... 則... 是... 小... 信... 樂... 崇... 也... 亦... 能... 能... 來... 昔... 時... 朝... 五...

我... 者... 則... 是... 小... 信... 樂... 崇... 也... 亦... 能... 能... 來... 昔... 時... 朝... 五...

只... 有... 終... 之... 其... 否... 短... 上... 短... 下... 以... 不... 變... 中... 所... 志... 賦... 不...

